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卷七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九十一回 雲擁香車客氏淫宮闕 淚灑斑竹魏闕亂朝綱

天交五更，寒露侵衣，一陣陣的鐘聲，從這濃霧瀰漫中，衝破了沉寂的空氣，傳遍了皇城的內外。這時的乾清門前，雲時間熱鬧起來，那班象簡烏紗，幘帶金冠，錦袍烏靴的朝臣，一個個循着御道，在這昏濛的天氣中走着。舊例：皇城裏面，廷臣們五鼓上朝，都在昏黑中摸索，不准燃燈的，祇首輔冢宰，可以掌一盞小小的紗燈；獨有那位奉聖夫人客氏，却是與衆不同。他每天晚上，和魏忠賢尋歡作樂，直鬧到三更多天，纔命八個太監，燃起四對的大紅紗燈，由宮中直出乾清門，早有他的僕從婢女們接應，似羣星捧月般的，一路蜂擁着回他的私第。到了五鼓，聽得景陽鐘響，仍由那八名太監，掌了大紅紗燈引導，後面列着旌旗黃蓋，紅仗儀刀，雲爐金鉞，白鹿金爪，望去和御駕一樣。儀仗之後，便是明晃晃的一列排的荷蘭晶燈，——時荷蘭已通貢明朝，獻晶燈百盞，熹宗賜客氏二十盞，備夜來進出宮闈之需。——把那條鋪着黃緞的御道，照耀得如同白晝。最後便是燈晶綵羽，流蘇玉墜的一輛高轎，轎內的鳳蓋，轎上端坐着那個奉聖夫人客氏，真是儀從喧赫，僕侍如雲了！那些朝中的大小臣工，王公

巨卿，大半是客氏的黨羽；他們每天入朝，在朝房裏望見遠遠的燈光燦爛，如皓月流星，就知道奉聖夫人客氏來了，於是大家在御道上等候，距離客氏的車輦，約有十來步遠近，衆人早已齊齊的跪列下來，也有叫太夫人的，有稱聖母娘娘的，有喚聖太太的，有三呼千歲夫人的，又有叫姐姐聖夫人的，也有呼乾娘的，有喚義母的，口裏這樣呼着，身體兒都和狗般的匍伏着，比較迎接聖駕還要齊整。客氏坐在轎上，見御道上黑壓壓的跪了一地，一片的呼喚，震人的耳鼓，客氏不覺嫣然一笑，在這衆聲雜沓中，輦兒便直向奉天殿上去了。衆官員見客氏的車輦過去，也一齊起身，一閃的回朝房，須臾奉聖夫人進去了好一會，纔見奏事太監等出來列班，侍從內侍清殿——清殿是由四名太監，四名侍衛，掌着燈向殿庭各處照看，以防刺客——清殿既畢，鐘聲再鳴，鼓聲繼起，鼓聲初罷，王公們先進殿列班，次及六部九卿，再次是侯伯武臣，御史大夫，主事郎中等，文東武西，一品大臣在殿內，二品以下三品以上的，都列在簷前丹陛上，三品以下五品以上，一概排列階下。五品至八品，挨次列在滴水簷前以外。羣臣排班已罷，就聽得內殿唢呐的阿道聲，四對紅紗燈，一閃一閃的從內庭御道上出來，就是皇帝來了。這時殿前的掌事監，把似篾竹紮成的鞭兒，在殿前拍了三下，那就叫做靜鞭——靜鞭主下响，文武兩邊排，即此鞭是亦舊說部中，天子上朝之套語也——熹宗帝乘着鑾轎到了殿

前，下轎上殿，由內監扶持上了寶座，文武百官，按着班級朝見，三呼已畢，六部九卿，循例賜坐，武官參將以上，方得賜坐。如係大朝會，參將以上，六部九卿，皆得賜茶。三孤三公，例不上朝，必待天子有旨相召，並諮詢軍國重事等，方共同入朝。還有大元帥，而晉公孤銜的，和三公三孤相似，往常朝議是不到的。熹宗帝上了寶座，御案旁設着一個鳳座，就是奉聖夫人客氏坐的。其時客氏待百官朝參過了，纔惻惻的出來，坐在那鳳座上，和熹宗帝一同聽政；無論是內政外事，有礙到魏忠賢的地方，客氏便隨時駁斥。御案右邊，又設着綉墩，是魏忠賢所坐的地方。熹宗帝自己是不識字的，雖坐在上面聽政，也和水頭人差不多的，平常政事，不交閣臣的，都是魏忠賢口頭批答。這樣的一來，朝政大權，竟掌於閣宦了。熹宗帝退朝，客氏也隨着嬪嬙回宮，大家一路上嘻嘻哈哈的，全沒一點君臣的儀節。有時客氏和忠賢，就在熹宗的面前，幹他們的嫖褻行爲，熹宗帝只是嘻嘻地發笑，看到高興的時候，君臣們索性互戲一會，宮中的內侍太監，平日也看慣的了，也不算甚麼。客氏等到戲謔完了，重行掠髮梳鬢，塗脂抹粉，十幾個宮人在旁侍候着，施香粉的，搽胭脂的，抹油的，添香的，侍巾進花的。大家忙碌得不得了。客氏妝飾既畢，隨了熹宗帝，或是看花，或是飲燕，直鬧了將近三更，又去和魏忠賢密聚一番，方叫宮監們掌燈，同他的私第去。他到了私第中，又須再整髮，重插花朵，卸去了綉服，更上晚妝，自有沈

灌，倪文煥，崔呈秀，許顯純，田爾耕等一班人，去侍候他。崔沈等幾個人，算是客氏的外夫；進一步講，也就是他的男妾。還有賈繼春，胡仲持，李明，趙福鏗，阮大鹹等。別有一所私宅，叫做安樂窩。客氏回至私第時，如其不卸妝的，宮女們便曉得他要到安樂窩去，暗暗地去吩咐司事內監，預備了車輛等待。統計起來，客氏的丈夫，魏忠賢，沈灌，阮大鹹，倪文煥，賈繼春等之外，宮中有盧太監，宮外又有羅文彥等，一時也算不清他究有幾人。所以都中人士，稱客氏爲武則天第二。那時客氏在宮內專權，嬪妃們沒一個不受他的使喚。熹宗帝也寵信客氏過甚，宮中大小事務，一古腦兒由客氏掌管。其時宮中的淫亂，真是歷朝以來所未有的，就是朝廷的大政，半爲客氏主持，一半聽魏忠賢作主。宰輔葉向高，雖在閣中列着首席，猶如是熹宗帝的做皇帝，一般是個傀儡。在這個當兒，塞外的滿洲人，又來寇邊。邊撫王化貞，從參議擢到此職，他是書生出身，却喜歡紙上談兵。又依附着魏忠賢，便上書自述，謂祇要精兵六萬，可以一鼓逐走滿人；克復遼東，因那時遼東已失，明朝所恃不過遼西。當熊廷弼奉旨再爲遼東經略使，到得山海關，遼東陷落，經略袁應泰，巡按御史張銓，守道何送魁等，兵敗殉難。熊廷弼見大勢已去，就屯駐兵馬在山海關，慢慢的再圖進行。偏偏那不識事務的王化貞，大言炎炎，謂能打退滿洲人，恢復失地。魏忠賢接到他的奏牘，也不交廷臣處議，竟矯旨令王化貞出兵。王化貞奉諭，就和

那滿人開戰，兩下一接觸，只殺得王化貞大敗，總兵劉渠，被滿洲將軍扈爾赫立斬陣前。王化貞嚇得渾身發抖，不但臨陣不去指揮，竟連壓陣也不敢了，便拋了令旗，回馬先逃，兵士無了主將，各自棄戈狂奔。滿洲人似潮湧般殺過來，明兵祇顧逃命，那裏還敢對敵。這一陣被滿洲兵殺得落花流水，六萬人馬，死的死了，投降的投降。王化貞敗走九十餘里，回顧敵兵不來追趕了，纔收集敗殘人馬，總計傷卒殘兵，已不滿兩萬。王化貞嘆口氣道：俺悔不該誇了大口，如今兵敗將亡，怎樣去見得關中的同僚？話猶未了，喊聲又起，滿洲兵分四路殺來，王化貞慌忙上馬，滿洲兵早已團團圍住，化貞急向西落荒而走，當頭閃出一員大將，喊聲如雷，正是滿洲額駙巴布泰，舞動三角鋼叉，攔住去路。化貞見不是勢頭，便一躍下馬，卸去身上的綉袍，祇穿着一領短衣，混入小兵中走脫。王化貞和喪家狗似的，只領得三十餘騎，逃進關中，六萬王師，逃回來的不滿三千人，好算得全軍覆沒了。熊廷弼聞得化貞敗歸，頓足罵道：庸愚的匹夫，妄出大言，貽誤國家，真非淺鮮。說罷，人報王化貞求見，熊廷弼命帶王化貞進帳，化貞見了廷弼，放聲大哭，廷弼冷笑道：當初你不說六萬人可逐滿兵，何至有今天的敗績？王化貞撲的跪在地上，只求熊廷弼救他。熊廷弼慨然道：現在遼東遼西並失，也沒有別的法子好商量，就目下計較，我這裏祇有六千人馬，你趕緊帶兵出關，驅逐人民進關，焚去房舍，以免資敵就是了。王化貞領

了人馬出關，一面上疏報告敗訊，却把這次的兵敗，都推在熊廷弼身上，說他按兵坐視不救，以致寡不敵衆，爲滿洲兵所困，遂有此敗。熹宗帝不辨是非，悉聽魏忠賢的處斷。不日上諭下來，逮王化貞和熊廷弼進京，經三法司提勘，刑部侍郎許顯純，是魏忠賢的門生，於訊鞫的時候，竭力袒護着王化貞，把熊廷弼判了斬罪，傳首九邊，號令軍中；王化貞定了遣戍，却並不到戍所，不過在刑部門前，懸了一張牌示罷了。消息傳到了外郡，各鎮武官，個個胆寒，由是逢到戰事，大家你推我讓，誰也不肯盡心幹事，這又是明朝亡國的一個大原因。都御史魏大中，吏部侍郎顧大章，大學士左光斗，尙書楊漣，都給諫周朝瑞，大理寺卿袁化中等，無不替熊廷弼呼冤，紛紛上章彈劾魏忠賢，辭連客氏，顧大章疏中有：「速將王化貞正法，嚴懲魏闖忠賢，以謝天下一語。」魏忠賢得疏，喚崔呈秀朗誦了一遍，又細細地解說給他聽了，魏忠賢大怒，幸得熹宗是不識字的，還不至隨責，當下矯旨，把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顧大章、周朝瑞等六人，逮繫入獄，又令御史喬南坡、劄僉事田爾耕、侍郎許顯純、上章糾劾楊漣、左光斗等六人，會私袒邊將，賣放楊漣諸事，謂楊漣雖已見誅，當時楊漣、左光斗實得重賄云。這彈章上去，魏忠賢也不遣人過目，卽匆匆往閣中，着倪文煥擬旨，將楊漣等令許顯純、魏忠賢便提左光斗、楊漣先行嚴鞫，濫施酷刑，楊漣和左光斗，祇連呼蒼天，別無半句供詞。許顯純沒法，又提顧大章、周朝瑞，

袁化中等三人，也用極刑拷打，終不肯屈招。最後許顯純傳魏大中上堂，笑着對大中說道：你若能拿楊漣與左光斗攀倒，俺便設法脫你的罪名。魏大中答道：你如能釋去我的桎梏，我就照你的意思招供。顯純叫左右去了大中刑具，大中縱地跳將起來，朗聲說道：楊左兩公，迺是忠義之臣，不似你們這班逆賊，我豈肯誣嫁，受後世的唾罵。說罷向北拜了幾拜，一頭望殿柱上撞去，腦漿迸裂地死了。許顯純毫不在意，祇命署役，把魏大中的屍首移去，以大中病死上聞。袁化中和周朝瑞，聽說魏大中死了，兩人一個自縊，一個在石級上觸死。顧大章在隔獄，大叫周袁兩公慢行，俺也來了。說畢提起獄中的鐵拷來，向着自己的頭上一擊，已是嗚呼哀哉了。顧大章，周朝瑞，袁化中，魏大中等四人死後，魏忠賢還餘怒不息，密囑獄卒，將毒藥置在食物裏面，左光斗吃了，七竅流血而死。獄卒又把楊漣，用繩索困起來，取鐵沙袋壓着他的胸口，以石塊夾住他的頭顱，弄得楊漣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這樣的三天，因此楊漣口鼻出血，叫噉兩晝夜，氣息始得奄奄，翌日斃命。六人當中，要算楊漣死得最苦，後人就稱他做六君子。這場大獄之後，葉向高見朝事日非，自己也有些不安於位，便上疏乞休，有旨不許。誰知六君子的冤案才了，又是一件大獄興了起來。那時御史李應昇，於六君子的冤死，很是憤憤不平，就拚死上章，說魏忠賢有七十二大罪，忠賢見疏，不禁咆哮如雷道：死不盡的囚徒，還要來討死麼！這話被

崔呈秀得知，他要迎合魏忠賢，當夜修疏劾李應昇，謗毀朝廷。應昇是東林黨的健將，崔呈秀疏中，把東林黨人也牽扯在內，如蘇撫周起元，御史周宗建，黃尊素，員外郎周順昌，並致任的高攀龍，趙南星等七人，都列名罪狀。忠賢矯旨，逮高攀龍等進京。消息到了蘇中，高攀龍第一個知道，便吩咐他兒子世儒道：京師緹騎將至，你到了那時，把我的手書與他，他們見了，就會自去的。世儒口裏答應，心下却很疑惑。等到次日起來，世儒四處尋他父親不見，趕到後園，纔見他父親已投在荷池中死了。過不上幾天，緹騎果然來提攀高龍，世儒將遺書上呈，欽使拆開來瞧時，却是攀龍絕命的謝恩摺。緹騎因高攀龍已死，只得空手而去。其他若趙南星，周起元，周宗建，黃尊素等，都不願受閹豎的酷刑，紛紛在半途上自盡。緹騎又到吳中，來逮前員外郎周順昌，順昌在吳，頗負人望，此時罷官家居，鄉中父老，極其敬重他。及見緹騎要繫順昌，市民大噪起來，謂周公順昌，犯了甚麼國法，把他械繫進京。緹騎瞪目道：你們這班鼠輩，曉得甚麼，魏總管的命令下來，誰敢違忤，百姓益發大叫道：我們祇當是皇帝的旨意，不料是魏閹捏造的。衆人說着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要打緹騎。這時衆人的裏面，有五人最是激烈，一個名楊念如，一叫顏佩章，還有沈楊，周文元，馬傑等。這五人首先倡言道：今天來提周公順昌的，是魏閹的姦黨，我們快打他一個爽快，算替忠良出口氣。聲猶未絕，千人響應，於是將那班緹騎，你一拳，我一

腳的立時打死了兩人，餘下的兩個，一人躲在廁中，被衆人拖出來，打得血流被面，不一會也氣絕了。還有一個緹騎，要緊逃走，跳牆失足跌傷，衆人把他擲在枯井中。完全逃得性命的，只有兩名，身上也已受了重傷，帶跌帶爬的去訴知蘇撫毛一鷺。一鷺也是魏忠賢的黨羽，聽得緹騎被傷，正要派兵前去，那些百姓已經起來，人多手雜，撫署的大門被衆人推倒，轟然的一聲，嚇得毛一鷺望坑廁中亂鑽。衆人鬧了半天，尋不到毛一鷺，大家纔慢慢的散去。那時鄉中的父老，曉得打死緹騎，這件事就鬧大了。於是由吳中的士人，聚集三四百人，各人手捧着一炷香，齊齊的跪在蘇撫毛一鷺署前，要求上疏。代周順昌辯白，並請把毆打緹騎的那件事，證明緹騎橫蠻，犯的衆怒。毛一鷺聞得署外人聲嘈雜，又疑是百姓們聚衆，慌得他祇是發抖。經幕賓徐芝泉，將一鷺從暖閣中直拖出來，道：「外面的士人們在那裏求你，你爲甚麼這般害怕？」一鷺沒法，硬着頭皮走將出去，向衆士人說道：「列位且暫行散了，周老員外的事，總由咱一輩子承當就是。衆士人見毛一鷺答應了，方各自散去。那裏曉得毛一鷺面上雖這樣說，暗中却密逮周順昌入署，用重枷械繫了，連夜親自押解進京，連他官兒也不要了。等到吳中的百姓知道，追趕早已不及。毛一鷺入都，將周順昌交給刑部，由許顯純通知忠賢，忠賢卽委顯純承審，把周順昌、李應昇兩人，嚴刑拷打，順昌的五指並臂肉並脫，順昌閉目咬牙，一語不發。李應昇連聲

呼着大行皇帝陛下！半句也沒有供詞。許顯純等得他不耐煩了，叫左右仍拿周順昌、李應昇，打入牢中，私下命獄卒，以生漆黃炭，和入食物裏面，順昌與應昇吃了，變做啞吧，任許顯純捏成供狀，順昌認他糾集亂民，抗拒天使，應昇加了一個謗毀聖上的罪名，兩人既定了罪，魏忠賢矯旨，把周順昌、李應昇兩人，依律腰斬。又逮顏佩章、楊念如等五人，一併斬首。今吳中有五人墓，卽顏佩章等五人者。這道旨意下來，京師的人民，沒一個不替周順昌和李應昇呼冤；蘇中的百姓，尤憤憤不平。當周、李兩公就刑的那天，天日爲昏，百姓們的哭聲震野，悲慘的情，真是目不忍觀。魏忠賢殺了周順昌、李應昇兩人，及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顧大章、周朝瑞等六人，一般的慘遭冤死。以是後人，稱周順昌、李應昇、高攀龍、趙南星、黃尊素、周宗建、周起元等，爲冤獄中的七君子，與前案左光斗等六君子，可算得前後輝映。明廷經這兩鉅案後，保身的賢臣，多半去職，戀棧的官吏，也相戒箝口；祇有魏忠賢的黨羽，大家狼狽爲姦，通同作惡，將外間的事，無論是緊要的奏疏，告急的疏牘，被魏忠賢一古腦兒瞞蔽起來。那時川中奢崇明父子作亂，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響應，被巡撫王三善、總督朱燮元討平。山東徐鴻儒，率同白蓮教匪，舉旗起事，鴻儒在萬曆年間，與黨徒開堂受徒，集衆至三四萬人，濟南全境響應。天啓二年，鴻儒擁衆十餘萬，自號天魔尊師。百姓們受邪術的蠱惑，一倡百和，聲勢日漸浩大。又有深州

人王森，能放迷香，閉着香味的人，就模模糊糊的隨着王森入黨，不到三個月，居然也稱王道霸，佔城奪池起來。撫軍趙彥，統兵平徐鴻儒，都僉事徐謙，領勁卒討王森，這兩處的亂事平定了，有功的將士，悉聽魏忠賢隨意褒賞，如朱爰元，王三善，趙彥，徐謙輩，皆定亂的功臣，因不肯在魏忠賢處納賄，朱爰元，趙彥，徐謙等三人，不但無賞，反而貶職。王三善爲國捐軀，以賞得罪魏忠賢，也得不着絲毫的蔭封。而且外郡椿椿亂事，魏忠賢和崔呈秀等，大家遮掩得和蠟桶相似，熹宗帝躲在宮中，一點兒也不會知道。因此各處的盜賊擡起，文臣既不肯出力，武將又多方規避，跳梁小醜，竟橫行一時。魏忠賢無術調遣將佐，索性眼開眼閉，把外郡的事，概置不問，橫豎熹宗是個目不識丁的皇帝，雖有緊急奏疏放在他眼前，也只當沒有這回事一樣。非經魏忠賢命人朗誦講解，誰也不敢多嘴。忠賢以熹宗可欺，自然樂得偷安。這樣的一來，明朝禍亂相尋，便永無甯靖的一天，直到了亡國，盜賊還是遍佈天下，那都是魏闖一人所養成的。魏忠賢既是這般的刁玩誤國，稍有心肝的人，誰不切齒痛罵？豈知偏有那些沒廉恥的疆吏，還舐痔吮癰，白般的獻媚，弄出了種種的怪事來。不知是怎樣怪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亡國之前，必日月常蝕，星辰錯亂，天之示警也；至若山崩海嘯，地之示警也。其他如牛馬育獅，豕犬產象，獸中之妖也；明朝魏闖，人中男妖也；而客氏女妖也。蓋妖孽之現，皆由氣數衰頹故耳。

魏闈自專權至於思宗繼統，內而殺后妃宮人，外而戮廷輔朝士；六君子后，七賢人以繼之，而爲東廠所冤，株連受累，至喪身破家之平民，又不知若干人。孽闈之毒，恐虺蜴無與頡頏矣。

神宗時申時行爲相，純厚有餘，而威儀不足，然尙足以服人也。迨沈一貫當國，人皆謂其尖刻，一貫去而方從哲繼，則更不如沈一貫矣。顧葉向高爲相，謹厚不讓於申時行，奈時勢已非昔比，矧更有一刁惡譎猾之魏忠賢，盤踞要津，廷臣縱有回天之力，亦無能爲矣。一嘆！

第九十二回

遺臭逆宦姦象遍天下

爭雄醜類饑氓據山林

講到那些疆吏，都競爭着獻媚魏忠賢；什麼金珠寶玉，一時進獻的人太多，轉覺沒有甚麼希罕了。其時適值魏忠賢四旬大慶，外郡官吏，恭獻壽儀，多至十幾萬的，最少也要幾千；大家竭力想討好，掙出了一身大汗。不料魏忠賢連正眼都不覷一覷，白花花的銀子堆積如山，他似沒有瞧見一般。在這當兒，有個翰林庶吉士江寬的，他知道忠賢對於那種金珠寶玉，已有點看得厭了，所以不大放在心上。於是他就獨排衆議，便去嘔盡心血，尋章摘句的，搜索枯腸，撰成了一篇叫做萬年賦，賦中的文詞典麗，還在其次，單說詞句間的歌功頌德，把魏忠賢的功績，直說得他上匹三皇，中擬五帝；又口口聲聲

稱他爲魏公，謂三代以下，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了。這篇萬年賦獻將上去，忠賢自己雖不識字，經倪文煥等一班人看了一句句的解釋給他聽，把個魏忠賢喜得眉開眼笑，嘻着嘴兒再也合不攏來。天下的事，本來相反的大凡愈是俗不可耐的人，他却愈是好風雅；魏忠賢目不識丁，心上却喜歡締交斯文，從前他的假孫魏勳死了，強着御史徐景淵書碑銘，景淵不肯下筆，因此惱了忠賢，矯旨將景淵遷戍極邊。又另化了五百兩，請名士吳若僑書成碑紀，去豎在他假孫的墓前。這時魏忠賢正苦無人替他揄揚功德，見了江寬的萬年賦，自然樂得手舞足蹈，立命把這篇文辭製成了一冊萬年錄，徵求天下文人的頌詞。一般在野的文士，挖心嘔血，著成各種詩詞歌賦，說得個魏忠賢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一時士林，謾這些文人無恥，引爲翰苑的大辱。自江寬們的文字厄運之後，又有浙江巡撫潘汝楨，見江寬小小的一篇萬年賦，覺得魏忠賢的青眼，一月三遷，由庶吉士擢爲禮部尙書，就是著詩詞歌賦的文人，也無不獲到重賞。潘汝楨因垂涎江寬，深恨自己落後，便想出一條計畫來，連夜上疏，請在浙江西湖，給忠賢蓋建生祠，謂西湖爲浙中名勝，魏公功德浩大，應建立生祠于名勝區域，以爲萬世瞻仰，且留此古蹟，俾勝地忠祠兩垂不休云。忠賢得疏大喜，當卽下諭褒獎。潘汝楨接到諭旨，擇吉大興土木，鳩工庀材，居然建起忠賢的生祠來。到了落成的那天，這座生祠果然建得講究，但見雕梁

畫棟，金碧輝煌，自祠外直至大殿，一例是白石砌階，石上都鑄着龍紋鳳篆，精緻細膩，雖皇宮也不過如是，全祠的壯麗，勝過原有的關岳祠十倍。浙中人士，來瞻仰生祠的，不禁萬人空巷，誰不咕噴讚嘆！以謂姦惡如魏忠賢，竟能在勝地立祠，與關岳共受萬世香烟，那天也無眼睛了。那裏曉得自潘汝楨作俑，蓋建忠賢生祠，大獲嘉獎，各省的官吏，一個個相將倣效，如湖廣巡撫姚崇文，給忠賢建隆仁祠，陝西巡撫祝童蒙建祝恩祠，安徽知府瞿吉鵬建崇德祠，通州督漕李道建懷仁祠，昌平知府劉豫建彰德祠，密雲巡撫劉詔建崇功祠，江西巡撫楊廷憲建隆德祠，庶吉士李若林建永愛祠，山東登萊巡按李嵩建報德祠，大同巡撫王占建嘉德祠，揚州督漕郭尙友建沾恩祠，河南巡撫郭宗光建成德祠，山西巡按劉宏光建報功祠，濟甯巡按李燦然建昭德祠，河東建褒勳祠，北京庶吉士呂保建隆恩祠，御史秦琿建懋勳祠，工部郎中李樸建戴愛祠，大理寺丞馬眞元建普惠祠，侍郎廖雲中建德馨祠，尙書賈景耀建成德祠，尙書汪文簡建嘉善祠，吏部主事曹衷建懷勳祠，靖甯侯王陸程建高惠祠，北京崇文門外，奉敕建蓋宏勳祠。通共建許多的生祠，要算奉旨敕建的宏勳祠最是巍峨高峻了。那祠中殿宇，大小凡二十四間，正中的大殿，周圍佔地三四畝，高約百餘尺，真是建築得碧瓦朱簷，金椽紅牆，大殿之上，雕龍佛龕中，端坐魏忠賢的生像，像以檀木鑄成，遍身塗金，頭戴紫金冠，身襲綉花綿袍，足

登烏靴，形狀威儀。就是木像的相貌，和忠賢毫無二，像上鬚眉畢具——太監無鬚，魏忠賢則否——遠望過去，栩栩如生。當造像的時候，爲了像上的鬚鬚有無，一般獻媚的走狗，也曾起過一番的爭執。據士大夫說：魏忠賢是宦官，照例不能有鬚；同黨的閹豎，堅持須有鬚鬚的。兩下裏各執一理，不肯相讓，以是打了起來。同去見魏忠賢，忠賢聽了，對衆人笑道：你們都是替咱出力的，大家自己人，何必要弄得破臉。但依理上講起來，咱的像上，是應該沒鬚的；不過將來流傳到孫子手裏，他們見了祠像，就可知道咱是宦官出身，不是遺笑後人嗎？衆人見說，唯唯退去。第二天各祠的木像上，一概都生了鬚了。那崇文門外祠中的木像，自較別處格外精緻，容貌畢肖忠賢，木像的肚腹中，五臟六腑，悉用金銀打成的，頭上一頂珠冠，粒粒和黃豆般大小，腦門上正中一顆大珠，精圓如龍眼，夜裏自能放出光彩來，燦爛耀目，價值連城。像的繡袍上，也四面綴着金珠。兩旁鑄真金羅漢十八尊，每尊重四十八斤，算是魏忠賢生像的陪襯。及羅漢鑄成，京師的金店中的赤金，被忠賢的黨羽搜括一空，說來也真是駭人聽聞。魏忠賢在外面，這樣的橫行胡幹，坐在上頭的熹宗皇帝，却一點也不會覺察。最好笑的是什麼欽賜，什麼敕建，一古腦兒魏忠賢在那裏搗鬼，熹宗帝祇知和嬪妃們笑樂歡宴，對於外事，完全同事不干己似的，都委那魏忠賢去幹。熹宗帝連訊也不問一問。忠賢也偷安隱蔽，把外省的盜警災

荒，民變等事，都瞞着不令熹宗知道，熹宗帝以謂天下太平，晝夜淫樂，又經客氏在其間導淫，一個人能有多少精力，弄得肥白壯健的熹宗皇帝，漸漸面黃肌瘦，嗆咳不絕，眼兒得成了魚癆之症了。光陰逝水，轉眼是天啓七年，熹宗帝的癆瘵症，見春益劇，竟至臥床不起，看看一天沉重。一天，熹宗帝自知病入膏肓，便令召信王由檢進宮，——信王由檢，爲光宗帝劉妃所育，熹宗之弟也。——熹宗帝含淚說道：朕病已成沉痾，早晚不起，倘朕逝世，弟就承繼大統罷。信王也垂淚謙遜，熹宗帝只搖手，命信王退去。到了明天的辰刻，熹宗帝已不能說話，牽了張皇后的右手，嗚咽不止。——懿德張皇后已逝，此張皇后爲將來懿安皇后，即前張貴妃。——又過了一會，熹宗帝兩眼一闔，嗚呼哀哉了。熹宗在位七年，壽祇二十三歲。這時由張皇后的懿旨，飛諭宣信王，那知魏忠賢聞得熹宗帝駕崩，忙邀崔呈秀，倪文煥等商議，要想乘亂篡位。又聽知信王由檢，已將繼統，就囑田爾耕，暗藏利器，並領甲士十餘人，潛進乾清門，預備刺死信王。這個消息，被信王的心腹近侍探得，急急的去報知信王，信王吃了一驚，待不進宮，又不好違張皇后的命令，於是身披重鎧，帶了乾餅進宮，以代食品。當信王入乾清門時，由勇士張岱佩劍相護。信王慢慢的踱進宮門，忽然一個黑衣人，驟起飛劍刺來，張岱眼快，慌忙拔劍一隔，叮的聲响，匕首落在地上，黑衣人回頭欲走，被張岱趕上，揪住衣領，宮監們併力齊上，將黑衣人捉住。